

## ■图片故事

# 为京郊山区学校捐校车

□史占清 文/图

最近，从媒体上看到北京郊区的边远山区办学条件有了极大改善，政府投资使很多山区的学生能够在学校住宿，吃食堂的集体伙食，还能够通过网络接受现代化的远程教育，心中感慨万分。

20年前，北京中心城区的宣武区牛街街道与延庆县小川乡中心小学开展城乡手拉手共建活动，当时在牛街街道担任工委副书记的冯中璞（后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同志得知那里的一些孩子每天要步行十几里地去乡中心小学上学，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商量，能为山区少年儿童办点什么事呢。商议结果，决定为小川乡中心小学捐赠一辆接送孩子的校车，让孩子们上下学更安全便捷。

那年7月，我们一行人乘车两个多小时来到延庆县小川乡中心小学，当崭新的校车开进校园时，孩子们立刻围拢过来，摸摸车身、坐坐靠椅。从他们那好奇的眼光、淳朴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渴望读书，渴望了解城里孩子学习生活的心情。我在现场拍摄了这张照片，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家商量，能为山区少年儿童办点什么事呢。商议结果，决定为小川乡中心小学捐赠一辆接送孩子的校车，让孩子们上下学更安全便捷。



## ■青春岁月



# 五朵姐妹花

□孙海丰 文/图

这张泛黄的老照片，是1997年临毕业前夕我们“五朵姐妹花”在苹果林中的留影。照片中那个站在最前面、穿着花衬衫、笑容最灿烂的女孩就是我，后面四位便是和我亲如手足的初中同学们。十多年后，当我再次翻开相册，看到这张照片时，学生时代的美好生活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学生时代的我们，心高气傲。常常会因为一次模拟考试哪位的分数超过了对方，而心怀妒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之间牢不可摧的情谊。不甘心的我们很快便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五人之间掀起了“比学赶超”的热潮。宽敞明亮的教室

多了我们琅琅的读书声，校园的林荫路上留下了我们相互追逐嬉戏打闹的身影，晚自习下课后的宿舍里成了我们谈理想、话人生的场所。那时的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

如今，已是而立之年的我们，为了生活，常年在外奔波。相隔千山万水，只能在电话里诉说衷肠。再相聚，已成了我们“五朵姐妹花”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了。但我们的心底，始终不会忘记彼此。

十几年一晃过去了，无情的岁月，可以催老我们年轻的美貌，但永远催不倒我们姐妹之间浓浓的情谊。

##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开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 ■家庭相册

# 母亲和粽子

□王耀奇 文/图

蒸了一锅又一锅。别看母亲包了这么多粽子，自己却吃不了多少，主要都分给了我们四个子女，剩余部分送给街坊四邻们品尝。每次母亲将粽子分好份后，都叫我们几个子女来取。一家人凑齐后，围着母亲亲热地拉一阵家常，然后一同品尝粽子。母亲包的粽子个大枣多，又大又甜又粘，加上浓浓的粽叶香气，味道极佳。每一个粽子都带着母亲对子女们的一份深情厚爱，吃在嘴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后来，母亲岁数大了，每次包太多的粽子颇感吃力，但母亲

依然坚持自己包粽子。有一年，母亲患重病住院治疗，粽子节前夕勉强出院回家休养，眼看节日临近，身体十分虚弱的母亲对我说，等她病好再包粽子吧。听了母亲的话，看着母亲十分虚弱的身体，还有家里去年留下的发黄发干的粽叶，我心里十分难过。在母亲病重期间，她老人家依然想的是给我们包粽子。

几天后，母亲便因病情过重而又一次住进了医院，没过多久便去世了。从此，我再也不到母亲包的粽子了，粽子节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母亲的思念。



每当端午节来临之际，看着满大街的粽子，我总会情不自禁想起母亲，眼前也总会闪现出母亲忙着包粽子的身影。

每年端午节前夕，母亲都格外的忙，买粘米、粽叶、红枣，

# 家有二老乐趣多

□郝欣 文/图

哥的身影，只好给老家的亲戚写信。妈妈每天以泪洗面，不知大儿子去了哪儿，冷暖安危让她揪心。这样煎熬了十来天，收到老家的回信才知道，哥哥因为家里缺粮总是饿肚子，独自跑回千里之外的山西姥姥家，他最大的愿望是一日三餐能吃饱。在舅舅的护送下，哥哥回到北京，全家人又恢复了往日生活的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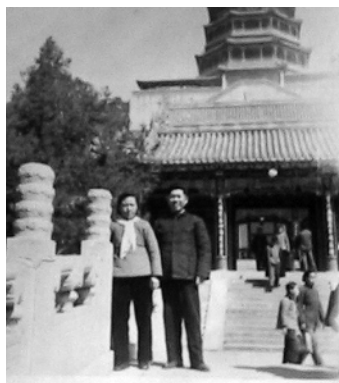
妈妈小时候没上过学，但她手很巧，在娘家就学会了织布、绣花。作为姥姥家的长女她十分能干，全家七口人的布鞋都是她先纳底儿、后上帮儿一针一线做成的。有时为了赶活儿，晚上她会在煤油灯旁忙半宿。

在我十岁那年，爸爸生病住了医院，妈妈白天去弹花厂上班，每天要加工许多床被套，整个加工过程基本是人工操作，最后一道工序是双手拿着十多斤重的木质碾子把被套压平，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下了班妈妈顾不得休息就给我们做饭，然后，乘公交车赶往永定路医院照顾爸爸，晚上回家时她常常要赶末班车。连续半个多月的操劳使得妈妈明显消瘦，为了全家大小她咬牙挺过难熬的日子，却从没听见

她有丝毫抱怨。

爸爸干了一辈子财务工作，不论是在银行搞储蓄、跑信贷，还是在卫生局做财务科长。与人交往热情友善，办事稳妥颇有章法，这与他几十年做财务工作的经历大有关联。说起来，我从水泥制品厂调到区卫生局，从一名厂长秘书转岗为妇幼保健所的财务会计，得益于爸爸和我一对一由浅入深的专业授课，还有专业技能手把手的悉心指导。我很快考取了会计证，从只记银行账户和现金收付的出纳做起，最后成为给领导决策提供数据的主管会计。

岁月似水，时光如刀。把二老洗礼、雕刻成如今的模样。爸爸的身板，不再像从前那样挺拔，老妈的头发，也好似霜染、日渐稀少。从二老身上我看到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现在，爸妈每天一起听广播、一起聊家常、一起打扑克、一起下厨房。有时因为一点小事，他们也会争吵拌嘴，还让我们评判是谁不对，甚至坐到一旁生闷气。有时如果玩儿的很开心，他们的笑容依然灿烂，快乐又会在家中环绕，一对“老小孩”十分可爱，为我们家中凭添了许多乐趣。



50年前，本文作者父母在颐和园留影。